



列聖御製衣坤

哲宗朝

16
2312
40



和
2313
卷 40-40

列聖御製目錄



卷之一百三

哲宗大王文

卷之一百四

哲宗大王文

哲宗

列聖御製目錄



列聖御製卷之一百三

哲宗大王

文

諭領議政趙寅永

庚戌

以予寡昧叨承丕基日夕憂懼不知所居者居然
歲兩閱矣今日甄卜卽我 慈聖則哲之明也國
勢民命嚮望之會也 慈教懇摯予無庸多詰卿
其體之念之卽起筵朝以幸國事

諭右議政權敦仁

予以晚學既講事親敬長之學而今欲聞格致誠

正修齊治平大人之學矣以卿幡然之未有其期
開講日子無以定之卿於此必有所以處之也

諭左議政金興根二首

辛亥

予以舊勞之餘托居兆民之上仰賴我東朝弘
覆三歲于茲矣夙夜基命以報答慈恩天理也
子道也而寡昧之與共天職者輔相是耳古語曰
相門出相蓋其見聞所濡染源遠流長有可以以
引以翼也卿之世顯之美何如名義忠貞勤勞之
有自來何如端方剛確之姿秉執剴切之操文學
之敏瞻才猷之鍊達又何如也况墳簾廊廟自是

卿家古事文忠文正大之於前文翼文忠繩之於
後而卿兄遺武卿又躡之於今矣然則枚吉之舉
捨卿伊誰予誠喜而不寐側席以俟惠然之音卿
其諒之

任大責重也故辭之也堅望隆實孚也故畀之也
切卿所以牢辭安得不然而予所以篤棊又安得
不然乎然則上下相持坐曠時日可乎寡昧之治
不後志卿之憂也惟其憂之深而慮之遠者不望
之於卿而於何可望乎慈教若是懇摯禮讓之
舊規且備矣望卿幡然不日筵朝以幸國事

論右議政朴永元

國不可以無三公而三公百責攸萃也其人得失而國事之隆替係焉此其所以爲其難其慎也而望實所歸必歸於卿者績庸之茂周流之久精篤以爲本綜明以爲用履履之當規矱之謹爲中外之所推輿僮之所知也苟非然者官不必備古訓也 慈聖之簡畀予意之委寄豈若是惓惓懇懇乎承弼予迪保予一乃心力偕底於大道予於卿深有望焉卿亦豈無斷斷無他之忱哉卿其諒此以弘濟我艱難

諭領議政權敦仁二首

國有大事諮之於羣僚所以使各陳己見而取捨於其中也人見苟無矛盾亦何必諮之而取之捨之乎宜無是理矣泮儒之辨禮自以爲正論而其指斥卿者反涉乖當以卿老成休休之量何足介意於此乎卿其卽爲還第以安予心而若至於許久相持則反非所以相孚之義也卿其諒之一諭再諭已悉衷曲而卿之一向胥命有若議禮之失當者抑又何事也予有一言而可辨泮儒之所懷者祧與不祧之論惟在於常變情禮之間今

若以不祧之論謂不欲享於昭穆而罪之則主祧之論亦將何以罪之耶此不待兩言而其挾雜之言可知矣衣儒而冠儒者尚不知敬禮大臣而告君之辭如是迫切則庸何責備乎望卿更加三思犁然還第

諭大司憲洪直弼

予必欲致卿乃已之苦心已悉於前者奉復而况時相懇懇之奏亶出於得賢共理之至意乎間緣國家事會之多端尙未有敷心之諭此亦予誠意淺薄之致也卿以六十年守道讀書之人其於經

傳稽古之力卿雖欲退不居不可誣者闇然日章之理也顧今國勢之岌業何如民憂之瀕洞何如雖以目下事言之亂逆層生鞠訊方張此豈有他而然哉只是國勢不尊民生莫支而然耳民生之莫支固不難知國勢之不尊抑又何故當此時如卿衛國向上之人竟欲固守初志不撥所以披髮纓冠則是豈天地莫逃之義也哉予言之至此卿宜有惕然而自勵者望卿卽日幡然筵朝思所以講底平之道而究明亂之方則此豈非一生服勤聖訓之功歟復音之來予方側席而俟之

諭經筵官成近默
爾是先朝旌招之人也先朝則哲之明豈有
遺照之理也哉爾家先正之所以知遇於宣廟
者爾之所知也書所云胥及逸勤詩所稱聿修厥
德爾雖欲終始退讓其可得乎况爾於年前洋舶
之漂到也其竭誠盡心之疏顧何如也而夫何數
年以來凡係大小政令一切無規勉語也豈遯有
隨時之義而然哉然則君臣之間非所望於宿昔
者也時敏之功月將之效惟爾幡然之是俟茲將
敷心之諭竚俟賁趾之喜爾有以復之

諭右議政李憲球三首

壬子

心誠求之故有殷周之夢卜矣予於端門求言豈
偶然哉欲得良弼以輔予一初之政也今拜卿相
職而大夫國人相賀曰可矣是所謂允叶輿論誠
喜而不能寐也卿是忠愍之後孫忠愍之盡忠王
室克定宗社大策國家至今賴之是誰之功如
卜金甌捨卿家而奚取况卿之器宇宏深忠信恭
儉有足以振勵朝著而元輔左揆共理寅協四方
可幸無事予將待卿而垂拱仰成須勿備例異讓
卽日駕履以副予側席之望

日昨之諭已罄予意而此時果何等時也予小子
叨承艱大夙夜警懼今當一初之會所以倚毗者
其惟二三承弼之臣卿之立朝行將四十年矣誠
信重厚存諸中而著於外夷險無改名德已崇顧
今在列孰與卿匹以卿老成尚此逡巡是豈平日
所望也哉茲遣簪筆之臣申諭企待之意卿其不
日筵朝以幸國事

前後予之所披告於卿者亦既屢矣言皆由中意
或相孚備禮之讓鄭重如舊此豈平日所望於卿
也哉第念卿祖文貞文簡名德勳庸奕世相望卿

不欲以卿祖之事我 列祖者輔予寡昧乎先國
懋實之義自有定裁須思其不得不然之義諦卽
地趣駕是所望也予方臨軒而竢之卿其諒之

諭右議政金左根四首

有國之重莫先於置相蓋是輔相得人然後庶績
可成今予之所望於卿者豈以卿所處之自別而
然也忠厚恬慤之操踐歷績庸之美歷數廷紳孰
有過卿是予小子之夙夜耿耿未嘗一日暫忘于
中者也處我巖廊憂國如家卽追 先王之殊遇
體小子之至懇也茲遣史官布此心曲望卿卽日

幡然弘濟國事

卿之猶此逡巡實非所望也非夢非卜特簡在心豈或予私於卿而尊榮之也一則爲國事也二則爲國事也顧今百度艱虞岌岌乎殆哉以卿國耳公耳碩德弘量當如救焚拯溺之爲必不待兩言而如或一向浼浼不免備例之歸則是豈予眷注之意也哉卿試思之卿祖文正以來世作元臣名節勲庸與世同休至于卿非徒肺腑之親寔有股肱之責予所以相須相資於卿不其然乎詩云不顯亦世子方以是望卿卿其更量駕屨爲念

予於卿有必致之義者肺腑而托心膂一也知遇而兼委畀二也卿於予無必辭之端地親而共休戚一也世顯而篤勤勞二也以卿不居是職則其於人惟求舊聿修厥德之義何哉必致之有其說而必辭之無其據予非欲敦迫而爲此申誥也卿其諒之卿其諒之

卿之一向引異予則曰求其說而不得君臣之間禮在乎感自卿爰立之後予所奉告而申復之者豈有未罄悉之底蘊而然乎東朝誕辰只隔萬億年岡陵之祝不與卿同歡共抃於是日則是豈

天理人情所能安乎雖有非常之過舉不致卿則不可止卿其深量而復之

諭經筵官宋達洙二首

在昔 寧陵盛時乃祖文正以間世之英托昭融之契明天理正人心身任天下之大義式克至于今日聲明爾以名門後承襲家庭之訓播鄉黨之譽其將幼學壯行紹先美而濟時艱者歟予以否德叨承靈緒惟丕克負荷之是圖而不有藏器待時之彥勵翼而勸相焉則予將誰仗而毋替我先烈哉爰詢黃髮庸劄嘉髦芟帛之聘乃在大老

之家予所以側席欣企俯仰曠感者也茲授爾經筵之銜思與之朝夕左右啓沃匡弼爾尙念乃先休亟起筵朝

國朝盛際儒賢輩出而紫陽嫡傳實在爾家則斯文型範捨爾家而奚求哉劄牘纔舉招旌先行竝爾莘畝之起答我浚郊之禮豈意過自謙抑從以辭異也惟爾抱先正之書研究宿講於詩禮之門于今幾許年矣學有淵源志存經濟士林之矜式朝野之期望不其厚且久歟幼學而壯行繩武而翼猷宜亦有自任之重矣而乃反浼浼類若嵒巖

隱淪之士獨保其貞者然是豈所望於爾哉在易之中孚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言誠存乎中無遠不應也詩不云乎慎爾優游勉爾遁思言愛好之淡不恤其志之不得遂也既縻爾經筵之銜繼以風憲之職廟奏銓擬豈或私爾而然哉爾雖過於優游決意遁思必當感我招徠之至意不日登途予方凝企

諭經筵官金炳駿二首

予惟國朝盛際公卿士夫莫不以儒術膺世務未嘗以科目與旌招區別其進身之塗軌也爾家奕

世趾美名德相禪挈萬古之綱常爲百世之師表者其非文正乎以士林之宗主佩國家之安危者其非文忠忠獻乎又若忠愍忠正之克紹前美爲國盡節亦皆從學問中出來當今之世欲求讀書種子則捨爾家而奚以哉爾之服襲必在詩禮遊息不出經典飭躬而足法篤行而見稱予固有聞而尚猷詢茲儒賢薦剡首舉爾名爾之績學繩武見推儒林於是乎益可驗矣予心喜幸豈徒然哉予之將就之工寔賴賢士之啓沃茲授三字之銜仍降十行之諭爾亦必不以草野遺逸自居將以

世講之經術平日之蘊抱用輔予寡昧賁然而來
予方側席而俟之

寡人叨承丕基學未知方致理之要必得讀書躬
行之實專資輔導啓沃之功而苟求其人非爾伊
誰也爾家是誰之家四世五公誰見古人一門四
忠始觀今世爾是此家之冑裔也靈芝醴泉其來
有自平日之所見聞果何如所講究又何如而寧
不繩武前人圖終攸休乎予之縻爾待賢之銜招
爾徵儒之禮豈欲徒飾盛世美觀而已哉以其世
德趾美播無忝所生之譽儒賢剡薦合以人事君

之義是所篤信而深喜者也月前敦召之諭寔敷
心肝爾非但不思賁來并無文字回復良用愧恨
金玉爾音縱欲自遐權輿不承實所深戒况今西
州告饑南民興訛此正暇食不遑求衣未明之時
也求賢之思其當如何茲又授爾掌憲之職爾其
幡然改圖即日筵朝展經術教導寡躬勵風裁矜
式羣工毋孤予如渴之望

諭持平趙秉憲

士之劬學禔躬尚志希古非所以固守東岡獨善
其身將欲羽儀明廷克展厥蘊有以功扶世教澤

被生民焉耳予自嗣服以來寤寐一念求賢是急誠以匡輔不逮賁飾聲明非此術莫可也爾以世臣遺裔篤學力行名登薦剡世共推誦雖未及見爾足可謂名下無虛安得不想望凝佇必致乃已也茲遵 列朝待賢之禮經帷憲司期望不淺爾可不幡然而起副予翹待之意也哉

諭副司直宋來熙

爾之膺弓旌之招今幾年所間者爾在縲絰之時未及一展雖緣情禮所拘悵歎何極顧今宿德凋謝所以倚仗而望成者卽惟新登薦剡之二三儒

賢而爾以先正之肖孫夙荷 先王之禮遇以年以德蔚爲士林之靈光律以世臣之勞國休與休之義其能無意於當世之事乎予雖否德尊賢衛道是我朝家法予小子曷敢不慥慥於此乎爾若幡然則二三儒賢亦安知不彈冠相隨乎茲敷心腹之諭竚俟羽儀之美復音之來予日望之

諭右議政趙斗淳三首

癸丑

有國置相何時不重而未有若今日之爲尤重也國勢之岌業民事之艱難無往非汲汲之憂而向來元輔備位之懇寔出來贊共貞之義則歷選朝

端無出卿右於是乎不待元龜官占而吾之相定矣卿之世篤忠貞家傳孝友固所自有而文學政事著績弘多端亮之姿謙約之操求之古人亦不多得此所以爰立之後歷屢日喜而不寐而亦我都民朝士之所加額相賀者也卿其勿拘古規卽起筵朝協恭翊亮俾予小子垂拱仰成

卿之爰立今將浹旬有餘矣予之欲致卿者日以益切顧今民憂國計如員輻之當絕險漏船之在中流陰雨旣窘衣袵是急將伯之助副手之工誰當任其責也卿祖忠翼際遇 明陵盛世聿膺甌

卜服勤之忠爲國忘家卿之濡染於家庭厥有所受而踵武宅揆年紀又適相符此予所以曠感而勉之以世濟之美者曷其不念追休于前文人哉卿其勗率攸行以匡乃辟

予以否德叨承艱大宵旰憂勤罔敢遑寧而治不從欲應不後志顧今國勢民命朝象士趨何莫非可憂之端也揀於廷紳得我良弼自謂賢於夢卜遠矣者以卿博聞足以裨時敏之學雅量足以鎮日頽之俗達識足以周事物歷踐足以稽典章劬勩旣著寡躬之眷畀斯重風裁可挹輿情之想望

亦久今當展施之時爲此退讓之舉是豈攸期於卿也哉君臣之間所貴乎誠信交孚樸實做去雖有違越不得之故規亦有時乎不必爲拘者以時與勢之不可虛徐也卿其勿復固辭卽爲筵朝

諭判府事華城畱守金道喜

乙卯

以諭以批予則罄予所欲言而卿之一向浼浼豈有別般義諦乎不過曰已退之身疑於復起而然也古人憂國進退惟均而江湖魏闕根於所性予旣許卿暫退則卿獨不爲予而強進乎忠厚悃悞坐鎮之雅量幾年優閒已非中外所望而况茲分

司我 正廟經始之苦心至衷顧何如則卿於是地其欲瞻依拱護亦情禮之所宜然也望卿諒此敷心之誥勿復固辭副予側席之望

諭判府事朴晦壽

卿之必欲引不當引之事有此相持於 灤和復臨之時者是豈厚望於卿者哉人言之至此由予不能調停之致而予則爲卿思之卿之難安卽陳劄一事也疾病之來何以可強特湊泊之巧出於不意耳卿之受知於 翼廟顧何如而今於再遇終事之地引所不當引曠日持久者其於情與禮

當有以裁之予不多詰卿其幡然勿復困我

諭領府事鄭元容

日昨敦諭意謂犁然及見數行附牘有若真有情勢者然予當有以復之幸行前日諸臣疏與稟之紛紜誠可駭而卿之控病適在伊日故方生之論雖以此把之而大臣言病事面自別况耆社老人乎又况中路追迎得以趁看審之時則於卿有何所失設有萬萬難安之端顧今灤朝將設舊慕今愴舉國同情以卿逮事之誠何忍爲此時相持致隳終事之禮乎卿其諒之卽速還第

諭入侍疏儒尹憲求等

爾等何爲逗遛不退也予亦豈以爾等之言爲非乎鎮安朝象爲今日急務則包容彌綸之道何必曲從爾等之言然後爲快乎疏本予已見之而不爲賜批卽調停之意也爾等試思之爾等俱以世家大族將爲公爲卿之人也其在爲國向上之誠朝廷有事可乎無事可乎此所以使爾等閱月抱章備經困苦而不暇恤者也月前蹕路事予非不知爲過中之舉而意謂不如是則爾等不爲退去故也至今不退可見 祖宗朝培植士氣之功而

予之一副苦心惟靖朝象也保世臣也見今天寒漸甚爾等之凍餓可念今日招諭一以盡待士之道一以慰多士之心如是而若復一向相持有若角勝則予亦豈無可處之道大抵曹夏望事係是斯文之變怪也故已施身後一律則其孫刊書之罪竄配足矣宥還遲速何關於本事至於數月前幸行時事爾等斷斷豈無所據而今於屢月之後何必苛摘以傷忠厚之風乎其各體念退修內守之學以需他日之用也 英廟朝疏儒鄭棖事爾等想知之矣鄭棖所論卽辛壬諸賊懲討之大義

理也而其時招見卽此堂也始以震疊之威試之終以直節獎之而至於所請則不許之君臣盛際至今傳誦予之今日此舉卽亦繼述之義也退去後須卽傳告以悉予意也予旣洞諭如此而爾等以斯文事屢朔叫閤之餘無端退去必有缺望之心疏中所請事當有處分

諭右議政朴晦壽

自予嗣服以來一念眷眷於卿者非他耳二三大臣則皆已登庸而與共天工之代獨卿以中書久次優游西樞殆將十載矣今端揆元輔次第釋負

民國之事益復茫然以卿之雅量通識績庸之茂亦當憂悶之矣今此重卜意豈徒然不日筮朝以副予側席之望

諭判府事權敦仁

丙辰

頃於所過之地草草數行語尙有室邇人遐之思而其時史官之回惠音邈然卿果有介于中而然歟予有一言而可辨往事者天生斯人人各有見有見各言則不得不有同有異矣凡厥朝廷議論人人何必雷同苟爲雷同諮訪之義安在哉况外他摭撫出於苛摘而過情以卿洪量豈或必辨乃

已乎卿於此若熟慮而深究必有所蹶然起身者矣

諭左議政金道喜二首

煩卿以分司事務於懸車之後者豈但爲保釐之重而然歟寡昧所以爲此絕罕之舉良亦中外所共諒也然則今茲甄卜復屬於卿予意豈徒然哉顧今國事倒懸少須臾住著難得譬如下灘之舟以卿老成通鍊副手於此必有所未盡底蘊可以熙我庶績矣無備古例不日出膺與右揆共貞以副予望

卿雖一往退讓曠久相持予則曰必致卿乃已而自喜於心者非他耳國步之艱難將待卿而展舒民心之渙散將待卿而鎮安也出而有爲斯有其功殷宗霖雨之喻舟楫之譬夫何必專美於古人哉念卿休退幾年之間願養保嗇神精專一訂謨籌策必有宿講于心者其於彌綸贊襄豈不有餘裕哉此予所以必致卿乃已者卿其體予至意卽起視事

諭領府事鄭元容

今逢 慈候康復之辰與大臣耆舊宣饌飾喜小

子頂祝手舞之心曷其形喻此誠古來罕有之慶卿是耆德大臣不欲獲覩盛舉乎聞近住江上趁明朝入叅以做同慶之意焉

諭右議政趙斗淳

丁巳

古人云家貧思賢妻方今國步之艱難未有甚於此時則安得不思此良相乎卿是吾之良相也風俗之淆薄待卿而忠信之紀綱之解弛待卿而振舉之朝象之渙散待卿而彌綸之經用之枵竭待卿而克物之望卿無復固辭卽日筵朝

諭領議政金左根三首

戊午

自予遭創以來所以相依相賴者惟卿是耳日者
聖考 聖母懿稱之追闡甫有筵席之所泣諭而
元輔枚卜之適在此時者豈予私好於卿而然也
一則爲民也一則爲國也嗚呼凡今萬億生民皆
我 聖母託付之赤子也昔日之眷顧愛恤果何
如而今茲之顛連無告有若是矣卿之德望績庸
斷斷無他之一副公心厥有已試之效而休戚之
與同夷險所不擇忍見其倒懸斯極而不之拯且
救乎然則予之所寄畀卿之所勉膺卽事理義諦
之所不得不爾者諒悉此意卽起視事

以諭以批不啻申復而聽我浼浼尙無幡然之意
毋或禮遇之有未盡而情志之有未孚者歟反躬
慚歎繼以慨然顧今州郡之空枵風俗之澆漓生
靈之顛連無往非目下憂虞大去處而予之所取
於卿者以卿器識績庸無適不宜空枵者可使之
充羨也澆漓者可使之敦厚也顛連者可使之奠
安也以若所蘊之厚當此可展之會乃反崇飾禮
讓曠延時日甚非所望於平日者也古人有一疏
而出者或有卽起膺命者誠以時值極艱勢難終
免先國懋實自有審裁故耳且况予有必欲致之

心卿無不可出之義則卿之所以審裁乎時與勢者豈遜於古人乎以斯民爲己憂以斯世爲己任重爲卿誦之似不待予言之再而有所感回者矣茲又申諭卿其更諒

昨者別諭之後繼切凝佇之望及獲來音一向逡巡茹鬱之極不覺丙枕之屢興也嗚呼兩室懿稱廷議涓吉愀然如見之慕於戲不忘之思俯仰穹壤靡所止極是年是禮卽予小子不洎之會而闡徽揚美將以校萬有一忱誠者也凡百有位之不敢言私義分也道理也卿旣講之熟矣言之切

矣而猶復較絜於辭受之節者其於情與禮果何如哉且若因卿去就以至大議之退定期日則尤非義分道理之所可安也予言至此卿必駕屨之不俟矣至於開誠布公集思廣忠厥有已試已著之績今不多誥

諭領議政鄭元容

己未

予於卿有必欲致之意卿於予無必可辭之義則章奏之來一何聽我之藐藐乎卿以筋力聰明之有所未逮爲難進之端而每於起居之列見卿韶顏華髮長拱徐趨容止中規奏對動聽竊喜卿筋

力聰明之猶夫昔矣且元輔之任是卿宿趼也昌
言嘉謨曾所欽服此可以予必欲致卿卿不可辭
予者也昨批所謂百隸之怠懈待卿而董正之列
守之橫恣待卿而懲戢之以至府庫之枵閭里之
凋亦將待卿而克羨之蘇完之卿其體予至意幡
然起膺開誠心布公道措國勢於泰磐之安予雖
否德猶可爲垂拱仰成之治惟卿念之哉

諭左議政朴晦壽

昨批敷心殆盡餘蘊而卿不見諒聽予藐藐虛勞
凝佇可勝悵失目今悠悠萬事固莫急於民憂國

計而猶且姑舍之竊惟 孝正殿誕辰不遠矣以
小子今日情事祇行 酌獻之禮少伸寃慕之忱
而卿於是時徒規規於儀文疏節不思所以進身
班聯則其於情禮果何如卽此而卿之不得不勉
膺者又不啻較然著明矣望卿毋復相持卽日趣
駕予方臨軒而俟之

諭右議政趙斗淳

庚申

自卿釋負予心悵然姑無論已聽之輿論咸曰下
不可以遽辭上不當以曲循云爾則今此復授之
舉亦烏可緩也卿於中書凡今三入矣貞亮盡瘁

國耳公耳之一段苦心卽予平日之所欽歎者也
值茲艱棘之會賴有匡濟之策予以足民產裕國
計協朝象則予安得不喜而不寐充然有得也乎
爲民而幸爲國而幸爲卿士大夫而幸此豈予華
其辭衍其語而然也斷斷從實際來以冀孚信而
已須悉此意毋庸文具之是備焉

諭左議政趙斗淳

予之批卿者再矣諭卿者亦再矣今雖欲華其辭
衍其語若予著急之情則已罄悉無餘蘊矣周書
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假使今日朝廷已治

已安以卿斷斷之誠固當勇往直前之不暇况有
百可憂無一可恃而乃反雍容自暇規規於尋常
辭受之節者予誠究其說而不可得矣今茲復授
之舉豈或私於卿而徒欲尊榮之乎人必不信則
爲國事焉耳國不可一日無相而中書之曠已至
多日股肱心膂之托其將安所措手乎君臣之間
貴相知心予言不再卿其欽承

諭祭酒宋來熙

辛酉

側席而待卿凡今幾年矣由予誠淺禮薄不能有
孚盈缶予實多愧而卿豈以予否德遂欲自放於

邱壑也乎卿以先正之孫蘊有爲之學懷瑾握瑜不肯展布者已非予平昔所望而况卿祖先正亦嘗羽儀於 聖祖之庭則予之所慥慥卽 聖祖之志也卿之所勉勉卽先正之職也予不于 前寧人圖功卿不之率乃祖攸行則其可曰聰聽祖考之彝訓也乎見今筵官新抄講席將開卿其亟回遐心相與夾贊於厦甍則豈獨予一人之幸也須體此意幡然筵朝

諭副護軍金炳駿

自爾旌招未嘗一日忘必致之心矣歷數前賢亦

莫不出爲世用誠以世臣之義無間於朝野故耳况爾家之世篤忠貞非與高尚不事者同焉則堯舜君民之業衛道扶世之功惟爾宿學之是資而奈之何一切退讓不之自居其於休戚與同之義予得無缺然者乎崇獎儒術惇尚風教卽我家相傳之心法也予所以寤寐一念亦在於此而顧今兩筵官新登薦剡所以夾贊共理目下急先務也延英之漏聲漸長空谷之跫音是企爾其幡然起膺用副側席之思

諭副護軍趙秉憲

子聞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爲貴而以尊賢崇儒爲重惟我列聖朝相授之心法炳烺于今矣顧予寡昧學不通方治不後志專資乎啓沃輔導而苟求其人豈非如爾林下讀書之士哉前後敦勉非不至矣而徒歸虛文雅操彌堅反躬自慚繼以慨歎爾之志行也經術也師友之講劘士林之依歸厥惟久矣徒欲自善則已如欲致治於斯世獨不念側席如渴之想乎廟剡新有薦士郊旄方切求賢際此和晷偕登講席俾予不逮有所補益是予至切之望也

諭經筵官任憲晦

士生斯世讀書窮理將以致君而澤民也以名義家聲宿儒碩學葩德邱園豈但爲高尚其志獨善其身而已哉亦將以平日所蘊抱不替我緝熙之工隆平之治也嗚呼旁招俊乂野無遺賢卽我列聖朝家法也爰命政府政曹遴選賢俊而爾果首膺是選此其臯鶴聲聞之驗也爾雖欲棲遲退托肥遯邁軸其於闈然日章之美何哉顧今春暑漸長講筵將開出入左右輔導不逮卽爾之責也白駒之繫在我場藿予方跂足而俟之

及聖朝家法也治國不以儒若
崇儒重道卽我 列聖朝家法也治國不以儒若
秤無星如輪脫輻儒者之於國其不重歟爾以爾
祖之孫爾父之子劬躬篤志行不出於州里名已
顯於朝野大臣之薦選部之剡于旄東帛爰在旁
招之列詩所謂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者也且况
胡明仲之於文定司馬康之於端明有是父有是
子至今傳爲儒門盛事爾雖欲固守東岡之陂其
於世祿之義何哉筵席輔導正值春煦望卽于于
俾免虛徐

諭經筵官李敏德

諭左議政朴晦壽二首

卿之釋負就閒行將周歲矣以卿憂國之誠其無
耿耿于中者乎顧今民國事計茫無涯畔驚濤破
航未足以喻其急累卵重碁未足以喻其危在今
日鎮安之責實在於輔相之職惟予復授之舉一
則曰老成也二則曰老成也書不云乎尙猷詢茲
黃髮又不云乎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此予所以
渴望於卿者也求助於卿者也卿其卽日幡然出
而膺命弘濟時艱
更申敦勉乎則予之辭已竭矣復事異讓乎則卿

之疏已備矣此豈上下相持徒費日子之時乎輔
相之任猶股肱於人而顧今中書之曠已至多日
是無異於人之無股肱也其所憂隘當復如何至
若國勢之杌隍民生之岌業綱紀風俗之頹敗何
莫非可憂焉而所以轉危爲安之道視卿去就而
已則論道經邦弼予一人保守無疆曆服豈非卿
今日之責而亦予小子恭已南面垂拱仰成之會
其不在此矣乎渴望之切披露無蘊卿其亟回初
心聽予前席多誥

諭領議政鄭元容二首

昨下敷心之諭倍切臨軒之思及見附奏甚失所
圖顧今國事何如民勢何如時憂又何如而以卿
才猷以卿聞望以卿績庸不思直前擔著如救焚
拯溺之爲乃反雍容暇豫規規於往來之禮是豈
予眷注之意而亦豈卿國耳公耳之宿志也哉顛
危迫在朝夕扶持專係輔相惟其如是也故所以
倚毗委任之在於卿也國事叢脞矣待卿才猷而
整頓之民勢艱棘矣待卿聞望而彌綸之時憂瀕
洞矣待卿績庸而奠安之除却千言萬語此非上
下相持徒費日子之時卿須幡然深思卽起膺命

昨批之後謂卿犂然及見附奏一直退托慨咄之至只以誠淺辭短爲自愧焉已卿以黃閣庶務之曠蒼生顛望之急反復其辭矣黃閣之務爲誰而曠蒼生之望爲誰而急乎旣知其曠矣又知其急矣而猶此規規於辭受之節殆若防限之不可踰越者然是誠說不去而究不得也蘊抱之展施君子之所願也畀付之對揚人臣之常節也以若可爲之才又居可爲之位予方托之以股肱卿當效之以心膂者豈非家國有光臣主兩榮之會哉求助之急日甚一日茲不多誥更申前諭望卿以駕

屢爲念

諭左議政趙斗淳三首

大昨敷諭謂卿犂然史官之回聽我浼浼跂跂之餘大失所圖卿於是任進退者非不屢矣而夷考終始未嘗久淹凡厥究蘊十不一二此予所以眷眷不已期欲致卿者也俊又在廷涵育元元風流篤厚協寧寬舒光前裕後其永有賴是固大臣之責而若其出處緩急惟時之視予不敢知今之時當緩而不急乎當急而不緩乎弛綱頹維卿可以振之澆風訛俗卿可以正之已困之民卿可以安

之已絀之用卿可以裕之知卿者若是之濼故畀卿者如彼之重以卿斷斷體國之誠若一念到于茲其必駕屨之不俟

予不欲敦迫於卿故借來之命始下於昨日而若其耿耿一念何嘗少弛于中也夫通經術達事理積而後發爲世需用是固宰相事而卿於文學政事既不多讓於古人凡爲民國猷爲慮憲者皆從這裏有得予之所倚毗在此輿人之所想望亦在此稽古之不可捨有如此者矣世運之汚隆惟卿之責也治道之衰盛惟卿之責也卿其爲時而出

輔予不逮弘濟時艱則此豈但爲卿暮年光華已也在予誠榮且幸矣茲將心腹之諭庸伸股肱之託卽起膺命副予渴想

向予初諭略及世臣之義而忠蓋衛國唯卿世篤之美也輔相之道元不外此則卿以卿家人其可不爲予一勞乎且今日之卿卽昔日之卿也以學問而本乎經傳則有用之學也以才猷而綜於事理則有用之才也此皆已試已著之不可捨者而在昔則夙夜殫竭在今焉終始辭巽是誠何許義諦也薦紳望其儀式矣庶民冀其拯救矣卿勿復

事文具即日筵朝偕我元輔交修夾贊董正國綱
彌綸世道朝著得以和泰疆域得以乂安則不獨
予一人之幸卽亦一國之幸也茲又申諭卿其諒
之

諭領議政金左根二首

日昨宣諭草草未悉而倚毗期待之切亦已略具
之矣卿以卿家之人凡於進退動係安危江湖田
園雖或去來若其憂國惓惓之誠必不以居位去
位而有所間焉此予所以有今日之命者也德量
之蘊于內而事功之著於外自有不可揜焉則國

用之匱竭者待卿而裕之民生之困瘁者待卿而
濟之庶政庶事之棼如者亦待卿而理之嗚呼仰
成求助之若是懇懇矣而卿所以復予者不免乎
前人例述此豈所望於老成宿德之地也乎凝竚
之切茲又奉煩卿其諒之

嗚呼肆予小子奉有 聖母托付之重蚤夜兢兢
罔敢自暇自逸而奈之何學不進德治不後志民
心尚未止屈國勢尚未底定則其惟曰老成宿德
之左右王室保守我無疆曆服也嗚呼卿是誰家
人也國安與安國休與休卽卿處地然則卿以事

我 聖母者事予者天理人情之加減他不得者而亦卿追先報今之大經大義也嗚呼歲月寢邈萬事邃古予所以依卿賴卿委實有不能自己者存卿若念及於此其必駕屨之不俟惟暨左揆寅恭弼良上贊君德下匡世道俾我民國其永有賴而况有無前變怪予心驚痛無以自定特召大臣國舅相議之矣卿於此時尤何可晷刻虛徐乎卿其諒之卿其諒之

諭領議政鄭元容三首

壬戌

卿之釋負就閒周歲有餘于茲矣予之所咨訪於

卿卿之所匡輔于予者蓋不以居位去位有所間焉矣顧今民事國計到了竿頭弩末雖謂之已危已亂不是過語而中書之空虛且有日於是乎簡在予心煩卿一出者不第爲黃髮之詢也已所以知卿而許卿者其惟曰無他斷斷焉耳江湖而退亦卿憂也廊廟而進亦卿憂則直前擔著母或逡巡卽卿今日之責不暇多誥庶有以諒之以諭以批意謂卿犂然幡然一日二日聽予藐藐牢執堅拒一何至此世運之汚隆治道之衰盛未始非廊廟之責而最是燃眉之急莫今民事若也

苟非濟川之手支厦之材實無以轉其危而扶其顛此時此任宿德元老之所不可辭也審矣予之所以依恃也既如此卿之所以擔負也又如彼而猶此雍容暇豫不思揀焚拯溺之爲者是豈卿公耳國耳斷斷之義乎民心泮渙矣惟卿鎮安之國計板蕩矣惟卿裁決之予則將舉而聽之而已費辭敦迫亦欠禮敬諒予苦心弘濟時艱

卿於予無可辭之義予於卿有必致之心則擔負何如眷注何如今日又何如時也自今春以來國事民憂日就艱棘實賴輔相之地彌綸鎮靖式至

于今而第惟賢勞盡瘁心常憫念所以不得不再籲勉副矣其交須共貞之道惟卿是仗卿之終始退托者不過是癯衰二字而精力之康強已有所洞悉且古人之以卿年而居卿職者指蓋不勝攬大官出處顧其時緩急之何居而已曷嘗有以年爲良限者乎數求宿德圖任舊人卽予寤寐之念也以卿學術以卿謨猷董整朝綱維持世道于以裕國計而足民產俾予一人垂拱仰成則可謂臣主俱榮不其幸歟一言以蔽之此在卿一出以後事也上之所以求助下之所以展施日急一日有

不可虛徐卿若念及於此必不待予言之諄復也
聲布衷曲之至於此切而猶復逡巡無意承膺則
亦豈無感回卿心之道乎惟卿其諒之

諭左議政趙斗淳

癸亥

昔卿之去予心怒如今卿之來予心充然夫以予
心之眷眷益知卿心之斷斷而矧今溢目憂虞不
翅敬器漏船之比矣不得不煩卿復出扶顛濟危
而文學焉卿之所蘊也材猷焉卿之所抱也以若
蘊抱求其所施之厚所被之廣則已試已驗之績
厥有揜之不得者以卿平日體國之誠忍於此時

不之勇往直前也乎端委廟堂唯卿之責坐鎮雅
俗唯卿之責也予於卿別有所勉者存卽惟曰君
臣之間貴相知心

諭領議政金左根

有諭則有牘有疏則有批勉卿焉卿輒辭辭予焉
予輒勉上下相持歇泊無期悶鬱之極不覺丙枕
之屢興也卿所以辭予者重在謙讓予所以勉卿
者重在倚毗與其徒事儀文曷若直前擔夯之爲
公私兩得也乎卿若自以爲不可乎此則誰其可
者予則曰有可無不可况蘊抱之展施君子所願

也昇付之對揚人臣常節也予既托之以股肱卿當效之以心膂茲豈非家國有光臣主兩榮之會哉在予之道必致而已在卿之義有進而已予何多誥卿其更思

列聖御製卷之一百三

列聖御製卷之一百四

哲宗大王

文

領議政鄭元容辭職疏批

已酉

省疏具悉卿懇日望駕屨異章忽至心焉慊慊不省所謂然而卿之素所蘊抱已悉於東朝別諭無容架疊而顧予否德粹受托付之命於外勞之餘栗栗危懼式至今罔知攸措而其所倚毗而責成者惟有大臣而已卿何不諒而如是邁邁也承弼之地固非奔走滾汨之任而予觀曩者奉迎

爾來筵席卿之精力神識優可以裁決庶務矣且
惟簡在 慈衷何讓夢卜勿復過謙卽起膺命用
副予側席凝佇之心

判府事權敦仁自劾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審如卿言孰不懂懂有薦醫之心
而矧茲 大行朝有思欲見之 教乎秋判之疏
未詳裏許則進非正路之論容或無怪矣於卿何
有日前 慈教洞然開釋於卿所難安之地無以
是相煩增予悲懷卽日安心還第出入於朝晡哭
之班

捕廳以科場雜亂查啓批

庚戌

每一設場輒致羣疑而衆怒甚至於齋生捲堂之
舉苟能檢束得宜寧有如許之理試官並從重推
考雖以備郎言之禁襍之道非一其端而必使校
卒輩往來恐喝於多士之中以駭視聽者萬萬未
安備郎令該府拿勘校卒亦自該廳嚴棍汰去

領議政趙寅永復拜相辭職疏批二首

省疏具悉卿懇惟卿也故有元輔復授之舉惟卿
也故有舉國同情之喜卿於王室忠愛之篤勤勞
之著予之所承聆於 慈教者屢矣設如卿言必

欲以范蜀公自處蜀公則固已退矣卿何嘗然乎
今以有志未就之事爲不可割易之義者可乎又
况今時之不可捨卿萬萬非昔時之比乎朝野之
想望斯切秋冬之事務方殷望卿仰體 慈念亟
回邁邁之思以幸我國事

省疏具悉卿懇臨軒之餘異牘又至卿之所以爲
引與夫子之所欲奉復者厥有前後批諭今固無
復底蘊矣蔽一言惠養優佚之義予非不知也而
煩卿以百務攸萃之職者是豈可已而不已也哉
以予而言則公先於私也以卿而言則國重於身

也體 慈聖宵旰之念在此協中外霖雨之望在
此而予小子宥密之會亦惟在此茲遣近臣申予
衷曲卿其亟斷來章毋曠時日以弘濟國事

右議政權敦仁辭職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卿以近七耄之齡連八年時任爲
難進之義七耄誠老矣然體國大臣輒以老且勞
自劃於屢入之餘則人惟求舊之訓鞠躬盡瘁之
志其將無可講之地矣臥閣論道敬大臣之老也
廿四之考著大臣之勞也於此兩者卿旣無必據
之說予豈有必捨之理乎今日國事之毛髮俱病

其有待乎盧扁之技者不翅若救焚拯溺則曠日相持萬萬非厚望於卿者也卿其諒之裁之

左議政金興根拜相辭職疏批二首

辛亥

省疏具悉卿懇予之必有取於卿者非有他也初諭所云端方剛確秉執也文學才猷也世顯家法之懿也卿若無意於斯世則已矣以卿處地以卿蘊抱不思所以仰副 慈衷弘濟予艱則非所謂無所逃之義也望勿過辭先思其不得不已之處焉

省疏具悉卿懇天下事不進則退今予必欲致卿乃已者國事之大者也是可以以有退而無進乎卿之爲說者卽自來情勢也疾病也而 慈聖辭教之前後昭晰旣如日中天情勢二字今無可著處至於疾病卿非過衰之齡也時有所慎何嘗妨功而害事乎予之所厚望於卿不但爲試可而已委寄之篤仰成之殷竝見有勞於得人而逸於爲政之效卿尙可以終始崇讓爲哉卿其亟圖遠大之慮不日幡然焉

右議政朴永元拜相辭職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輔相之重誠如卿言而惟其若是

之重也故幾年難慎之餘今始屬之於卿者也精
識雅量與夫明核之姿瞻達之才予則曰吾相之
定無疑也而卿所爲說一切反是予安得不憚然
失圖乎望卿勿爲過辭亟思犂然之道以副跂予
之思

禮曹以 憲宗大王祔 廟時 眞宗大王

祧遷收議啓批

觀於諸議雖有一二參差之言而此則各陳其所
見而已何必使之苟同乎 親未盡而遽議迭遷
其於天理人情大涉未安而帝王家以統序爲重

古今之通諛也 憲宗大王君臨十五載纘承

正 純 翼嫡嫡相傳之大統今若奉祔於二昭
二穆以外之位則其於天理人情尤當如何也然
則 眞廟之祧遷自是不得不然之禮也其令儀
曹 祧遷儀節擇日舉行

成均館儒生捲堂啓批

禮有一定之論則豈曰聚訟乎今此 皇曾祖祧
遷以常人之情驟看則是豈常情所敢安乎第以
統序之至重而 眞宗大王世數已滿 五廟之
外也故不得不登進而有迭遷之舉也然則其於

皇曾祖祧奉孰不謂之莫大之變禮也領相所見
只出於斟酌情禮之意豈有他哉今以一言之不
合斥之如此則古今論禮說之人皆將歸之於不
韙之科乎况日昨收議已定之後又此爭論大關
心術而不念聖廟事體遽然捲堂萬萬慨咄卽速
還入之意面諭

祭酒洪直弼自劾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此是莫重莫大之典禮也奉以行
之既閱三載今此釐正實涉悚然而卿言若是纖
悉更當博議而裁之矣至於當初議定之過自爲

引誠過矣過矣禮論之多歧非特此事則以若其
時之倉皇設或有未及援證處此豈卿之所失耶
卿其安心勿復以此煩提

三司請門黜罪人權敦仁亟賜處分啓批

卿等所以如是爭執者若出於君臣義分則 慈
教之後不思奉承亦不有乖於人臣義分乎朝家
待臺閣之道不宜一向挫抑門黜罪人權敦仁加
施放逐鄉里之典今此處分非曰罪有加於日前
而然也不如是則上下相持出場無期徒致事面
之壞損故也咸悉此意無或更鬧竟使朝家有非

常之舉措

湖西湖南儒生朴春欽等論宋能相權敦仁

疏批

省疏具悉宋能相事以其駭妄而罪之以其蒙駭時事而宥之此兩朝處分之聖意也今何可復削既復之逸乎至於權敦仁事禮論各有意見故謂之聚訟者也况既已施罪而大官付處非輕律乎爾等之衰合前後不當之段落如是爲說甚非忠恕之道也爾等退修學業

大司憲洪直弼陳勉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由予誠淺禮薄尙不得致卿於朝端滿心愧恧常所耿耿今接來章所以憂愛而期勉之者如此予雖寡昧可不服膺至於祈永誠小敬德之要與夫造端出治之會卿言卽經訓遺旨也非敢不惟日慥慥而提撕警發全在於講究討論則雙隻之筵數數之儀捨卿伊誰雖以君臣之義言之以卿惓惓之念宜體予必欲致卿之苦心矣適因奉復有此敷告卿其諒之焉都憲之任纔已勉遞矣

領府事鄭元容等請寢李明赫放送之命聯

省劄具悉卿等之懇造謀知情諸囚既已置辟則其餘不過是愚迷沒覺爲其所誑誤之類耳况捕招之不免誣服往往綻露於鞫供者乎卿等試思之斯民也皆予赤子也赤子之自就死罪雖曰天討王法所不敢赦也而設令悉得其情其哀矜勿喜之心當如何也誅之則不可勝數區別而惟輕之則不害爲審克閱實之政至於李明赫事使渠兄在者只是爲人奇貨也况未就覈而先斃則本罪有無何可施之於其弟乎今此特放非屈法也

劄批

斷斷是十分秤量中外廷臣庶幾諒悉而卿等之言既如此施以端川府定配之典俾渠全其一縷知有朝家別般矜念之意爲可卿等其諒之

知敦寧洪直弼陳勉疏批 壬子

省疏具悉卿懇予自嗣服之初願一承教於經席間嘗再三敦召遐心莫回予雖誠淺禮薄日夕企待不翅如渴今予親摠庶務夙夜祇栗切欲致卿之心尤倍前日矣以卿追先報今之誠致君澤民之志其必惓惓於輔導寡躬成就典學之方而日昨晉擢寔副望實何用辭巽招賢求助今其時也

則卿非其人乎尾附事敢不書紳而服膺當孜孜銘念矣卿須剋日筮朝朝夕啓沃俾予有緝熙之工是所望也

右議政李憲球拜相辭職疏批二首

省疏具悉卿懇國家安危在於置相得失卿言是矣而予亦粗知其義日昨敷心之諭略具其倚毗之重期望之切謂卿犁然不日筮朝凝竚之餘巽牘何至卿試思之鼎席今幸備位此正君臣上下聚精會神之時也在今繩先武而述先美者捨卿伊誰况卿德望器量可以謨猷廊廟扶持紀綱者

乎勿復過辭幡然改圖以副予如渴之望

省疏具悉卿懇以諭以批已悉予意側席之餘巽牘又至豈料卿牢執而堅拒至於此也寡昧之交修國事之倚重揆地之共貞庶僚之協恭皆在於卿則予之所望於卿者豈不厚且切乎以卿體國之義愛君之誠必不以身家自有而又如是渙渙頓無擔當直前之意此豈予眷注畀付之本心也哉予不多誥卿其諒之

領府事鄭元容乞致仕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予之所倚毗而仰成者惟諸大臣

是耳况卿宿德非但爲一世之望歷事三朝眷
遇之隆無出卿右則爲國盡誠補予不逮亦惟卿
追先報今之義也卿何忍捨予予何可捨卿今此
所陳大非平日所望自不覺愕然而繼之以慨然
也且卿之精力少無減於前日而出處攸關果非
細故則卿何不深量於此而有此意外之言乎更
勿以此事相聞是予之望也

領議政金興根辭職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置卿以元輔之重者政所以爲元
輔之重而然也以卿世選之勞體國之誠揆以常
理宜其有進無退期有以拯濟困窮匡輔寡昧而
今此異牘實是意慮之外也顧今荒政早憂與夫
客使支調誠目下之急務而卿亦言之矣卿以此
時必欲求去者是豈予小子委畀仰成之意哉予
意確定斷無曲副之理卿其諒之卿其諒之

領議政金興根乞免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予則必欲不捨卿則必欲求去是
豈交孚之義而顧今彌綸匡輔之責救時經世之
務予不仰成於卿則其當初爰立之舉得不一切
相反乎第卿旣以慎節爲言則許久相持有非所

以始終敬禮也故元輔之任今姑勉副而悵然之極無以爲心然而大官擔負不以去就有間凡有所蘊卿其悉心竭論以導迪予不逮是所區區之望也

左議政朴永元乞免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日昨批諭竭予至意而今未幾日又見異牘之至實不勝愕然失圖客使在境賑政未了是豈卿就閒之時而卿之言病又如切摯必欲遞解則予雖挽留畢竟上下相持反非禮遇之道所辭議政之銜今姑勉副而言念國事無所

止屆第輔相之任本不以時原有間望卿勿以釋負爲言時時筵朝輔予不逮益殫匡弼之責

右議政金左根拜相辭職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以卿處地之朝夕左右於予也故予之知卿而倚重卿者果與罕接之羣僚有異蓋公平質直恬簡介確雖欲讓而不居自有一世公共之論以今民國頽洞之憂虞吾之相捨卿伊誰予之仰成若是之厚而卿之謙抑若是之過是豈情志流通之義乎凡今在廷孰非世臣孰非與國休戚之人而爰立之必屬於卿者卽惟曰知卿之

深也望卿勿以中書故事爲例亟思幡然之道以副如渴之思

右議政金左根陳勉筵奏批

三條陳勉皆藥石之論也講學不勤予固反躬愧歎至於爵賞財用尤爲切中時病今聞所奏誠覺瞿然雖微官末僚苟有嘉謨可以裨補於民國則予必樂聞而從之而况卿言乎卿須體予至意隨事極言以輔予不逮則予亦當服膺之不暇矣

祭酒洪直弼因抄選事附奏批

覽卿附奏知有慎節可勝慮念然神明所相當有勿藥之效卿其安心調理以副朝野之望焉至於抄選事有國之大政也此事之詢及儒賢既有列聖朝故事故予所以遵而行之者也卿之以年前邦禮事爲引豈非萬萬過當之舉乎以卿宿德思所以壽吾國脉者薦賢舉賢以外更有他何事乎卿欲酬報先朝禮遇之盛則予小子今日所詢豈忍無一言可否乎卿其厚諒有以復之

經筵官宋達洙疏批

省疏具悉爾懇縻爾啓沃之銜方切凝竚之望惠音尚邈異牘且至悵苑之極實用慚歎然古人有

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予雖誠淺禮薄今茲旁招不徒爲賁飾儀文而止而况爾家先正故事爾當克遵而勿替者哉見今秋涼方生講席將開爾其幡然筵朝出入左右以補寡昧之不逮

掌令金炳駿疏批

省疏具悉爾懇前遣簪筆之臣披予敷心之諭方臨軒凝佇之餘異牘忽至甚失所圖以爾世篤忠貞孝友德量宜有致澤之心而殆若永矢者然慨然之外多愧予誠淺禮薄也願今耆宿凋謝讀書種子不絕如綫予所倚毗而仰成者惟在於近日

禮遇之三四儒賢然則在今日輔導啓沃之責捨爾伊誰尊賢衛道卽我朝家法求志致用亦前哲攸行况爾以爾家之人安得固守東岡之陂乎期欲致爾於講席之上師之友之獲覩古家典型予心有定爾若終始浼浼何可曰趾先美而克紹乃祖乎勿復控辭亟圖幡然匡予不逮

副司直宋來熙陳勉疏批

省疏具悉爾懇向日敦召之後意謂幡然及見附奏大失所圖今茲異章踵至於心焉怒如之際是豈爾必欲懷瑾握瑜無意乎致澤而然也寔由予

未能尊德樂道不足與有爲之致也見今悠悠萬事惟在典學爾若與二三新抄筵官茅茹彙征相與左右于厦甍之上贊我緝熙之工致我邳隆之化則是奚獨予一人幸也則亦舉國之福而爾等之願也爾寧不念及此也多少陳勉莫不切近而的當當書紳銘座以爲恆目之資而百書觀縷不如一面爾其勿復控辭即日登道以副予如渴之望

判府事金道喜乞致仕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以卿老成宿德雖處閒之久而忠

厚凝重古所謂坐鎮雅俗者也况大官體國初無時原任之別則予所以仰成於卿者顧何如也而今此引年之懇誠是意慮之外也苟使一遵年至之禮舉皆求退則黃髮之詢壽耆之無遺其將何可講而寡昧所以倚毗者孰爲之左右予訓迪予也卿其厚諒切勿更舉是予之望也

左議政李憲球乞免陳勉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日昨賓筵已悉予之至意意謂卿必犁然而相感矣今見異牘誠不覺惘然而失圖一則愧予言之未孚一則慨卿心之難回予與卿

相須之義果如是已乎今此數條陳勉又是卿之苦心予敢不亟自警勵更勿苦辭克殫乃心隨事盡言使予得無大過俾有以挽回世事則豈非萬萬可幸乎卿其諒之

判府事金道喜乞致仕疏批

癸丑

省疏具悉卿懇三聖朝禮遇注庇予小子念舊靳退誠如卿言矣矧茲民憂國計之十分遑汲正須諸大臣維持匡輔以之倚毗焉仰成焉耳卿何忍決然捨予予何忍遽爾捨卿乎然而卿之此舉至再至三一向以大防難越勤勤懇懇則終始相

持反有欠於禮敬之道所請三字銜不得已勉副心焉悵缺如有所失卿勿以已退爲心凡於寡躬得失隨輒規陳庸答至意是所望也

右議政趙斗淳拜相辭職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自予嗣服以來所以彌綸匡濟弘贊篤棐者惟二三承弼之臣是仗是賴而或釋負就閒或引年謝政訏謨遠猶之責元輔獨任賢勞夾裨共貞舍卿伊誰卿以有能有不能爲言卿於藩翰之寄而有宣導不能者乎講幄之任而有啓沃不能者乎以之銓綜焉甄別之財賦焉勾計之

凡於文學政事大去處歷試之靡不能矣而進乎此一步獨斷之以不能者事理之所必無也卿其亟斷來章幡然起膺是予區區之望也

判府事李憲球乞致仕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自卿釋負佺佺一念寤寐如結休致之請又何如是懇懇也夫古人之年五十六十或聽退去者以其時無甚艱虞亦其人不甚關係而然耳顧今民憂國計之茫無涯畔此果何等時也以卿體國之誠豈忍便訣爲哉且慎節不過一時无妄自當不日過復郊墅之隨便往來何必懸車而後可乎卿其體予至意亟斷來章是所區區之望也

右議政趙斗淳自引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今茲異牘奚爲而至也大獄甫畢末俗易囂其所以鎮安之彈壓之無往非論道經邦大去處則卿何可強引不當引之義有若自劃者然乎至於慎節非不奉慮而此是一時无妄也亦不當遽爾求解卿須念國計之至艱體予意之切摯更勿以此事相聞是所望也

承旨李埈等以李書九停啓事議啓批

甲寅

予 慈聖殿下之子也今於此人事豈可前嚴而後緩乎屢奉 慈教不啻諄復在予道理惟以承順爲可則喉院亦當以惟允爲可卽爲頒布

大司諫金鏞請罪三道主試疏批

省疏具悉此輩若有一分畏法之心則豈至於斯而飭教中忠不忠三字之義果歸何所乎寧欲無言所請依施至於關東都事亦不可刊削而止施以竄配之典海西主試旣登臚列則參副試豈可置而勿論乎一體拿問嚴勘

獻納俞臧煥論曹夏望事疏批

省疏具悉本事已悉於儒疏而臺章又發可見公議之愈拂鬱矣所謂追施之律終涉過當至於毀板所刊之文不無或存或刪之慮依施曹錫雨施以放逐之典以懲其不審妄率之罪

館學儒生洪在喜等請曹夏望追奪曹錫雨

屏裔疏批

省疏具悉日前臺批寔允爾等之請今茲更煩有何未盡之事而若是支離乎爾等試思之爲其孫而鏡其祖之文出於闡美之意而不幸偶失照檢速此大論其文雖甚無良其孫豈欲自全毀板放

逐足以嚴國是而重士論過此以往決非仁人君子所忍議到也其各體此退修學業

副護軍宋達洙辭新資疏批

乙卯

省疏具悉爾懇承宣特資意有所在而曹家文字事有無不干於先正而况已有處分則追奪傳旨舉行之遲速尤無足可論者矣延佇之餘巽章若是邁邁實非所望於爾也春暑漸舒講筵將開克回遐心從速筵朝以資予啓沃之責

副司直金炳駿陳勉疏批

省疏具悉爾懇凝佇之餘巽牘遽至由予誠禮未孚使衡泌邁軸之賢有此永矢之志慙歎之至繼以惘然也爾以世講詩禮重有韞櫝藏器之美其於致澤之義示我顯德之訓何其一向浼浼若潔身獨善者之爲乎至於陳勉出於忠愛之至意可不書紳服膺而予之必致乃已之心於是乎益切矣爾其諒之亟圖幡然毋孤予厚望

大司諫朴來萬請柳致明竄配疏批

省疏具悉彼疏之畱中正待外廷之論渠敢懷嘗試之計亂我先王大義理何以見恕所請依施成均館儒生捲堂啓批

又見所懷其言甚不稱停矣 列聖朝處分果正大嚴截而壬寅以後則係是無故之人也既是無故之人則其言之稍過界限亦非異事至於先正之稱諡號之書設如爾等之言此不過自稱而自書也亦何足深責而至若辛壬以下云云尤非襯當於今日事則又何爲而忽然攬及也此非如是屢瀆之事而洞諭無餘又此煩聒稱以士論則其將一例曲施而然乎事體道理何敢乃爾且聖廟所重果何如而歷日空虛尙不還入揆以士習豈不駭歎乎如或一向相持則便是角勝也當有別

般處分以此意曉諭使之卽速還入

執義金炳駿辭職疏批

省疏具悉爾懇畀爾啓沃之責縻爾風憲之任豈徒然哉寔由寡昧蔑學必待林下宿德之士朝夕左右以輔不逮故耳今茲異章有若浼浼永矢者然雖予誠淺禮薄獨不念乃家篤棊之故事乎還切慙歎之至見今秋涼漸生講筵將開爾其幡然起膺以副側席之思深所望也至於輓辭製述在昔儒賢皆無必辭之舉爾不必如是爲辭也

兩司請權載大拿鞫聯劄批

省劄具悉今日君臣上下所共守者卽 正廟義理而此輩之必欲蟬竦卽 正廟罪人也師翰已施之律何惜於此輩而特以老悖有所未減卿等其勿更煩

領議政金左根右議政趙斗淳因儒疏陳勉

聯劄批

省劄具悉卿等之懇屢有嚴飭而不卽處分者是待士之意也至於一向力抗竟又路次煩鬧則係是悖習也此安得無罪乎然一番示警而已不究其威者亦待士之道也今卿等之言如此可不加

勉而若其調停之責亦不可不厚望於卿等並須諒悉

判府事朴晦壽乞致仕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邇來每見卿上殿下殿之時折旋中規而奏議合情則筋力之無衰識用之有餘推可認矣稀年乞引雖爲禮經所云而耆成宿德朝廷之瑞而寡躬之仰賴也卿何可遽出此言於此時予亦何可捨卿乎諒予勤勤之意更勿相煩焉

右議政朴晦壽復拜相辭職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卿之徐步平進至登台司夙負中

外之望而况昔日未盡之底蘊朝野尚有餘想者乎引年雖曰據經人惟求舊舍卿何求自謙雖曰承乏政務圖新舍卿何圖卿於伊來輒稱有罪未勘卿之當勘者何事也休休之量不必追提廟務之濡滯殊甚可悶勿爲異讓幡然出膺弘濟我時艱

判府事金道喜等請寢洪麟漢復官聯劄批省劄具悉卿等之懇此家人而垂八十載冒此罪名豈不寃哉 正廟所教中莫須有之 教疑而未必然之喻也今茲處分仰體昔日 慈孝之隆

而有外人所未及知之事而然矣不但罪名之爲黜昧而已然卿等之言又以一部明義爲此隄防之嚴明傳教姑令還收而畢竟此事伸雪全在卿等卿等諒之

左議政金道喜復拜相辭職疏批二首

丙辰

省疏具悉卿懇史稱吾之相定矣此真知臣莫如也况卿已試可而績庸至今爲茂則吾之相已定於畱務奉煩之時矣退而復起既有國朝故事則畱務之是膺而相職之不可膺予則曰斷斷無此理矣以卿體國之誠宜有輕重大小之劑量者也

國計民憂之茫無涯畔今雖不言知卿惓惓明發時居多則決不當若是却顧曠拋時日至於三字銜之必欲遂初此誠無有古例之可據予何以勗之卿何以言之乎卿其諒予縷縷即日駕屨以慰予側席之思

省疏具悉卿懇卿以既退而復進爲一段顛倒狼狽者細究事理容或無怪而予獨曰有不然者矣人臣事君進退盡忠分內事也雖昔懸車固據禮經而老益康健智慮優爲國家謀則鞠瘁之義實亦在茲何累於卿哉且况休退而復來非但宋時

舊章可按我朝故事亦可以爲據而非止一二人矣卿其幡然筵朝以輔予不逮

左議政金道喜筵奏批

嶺南水災彼民何辜由予涼德不能代天工之致也予之戰戰栗栗至今靡所定心慰諭使未知其間行過幾處而彼無家無食之民何以使居何以使食憧憧耿耿寤寐如結顧今蘇救之責又出於卿言其守令之不堪任者無憚迎送趨卽罷遣之意分付道臣

判府事朴晦壽等請寢金魯敬復官聯劄批

丁巳

省劄具悉卿等之懇生死聲罪一是樞機不慎之謂而無形無跡之事也虛實有無之間前後垂二十八年載久蒙不敬之目幽明冤恨足干天和且念昔日英廟鍾愛貴主之心何忍坐視其祠版無所爰處而子孫幾無餘人乎以卿等老成何不仰體我英廟止慈之情暨我純考昭晰之盛耶卿等諒之諒之

副護軍宋達洙疏批

省疏具悉爾懇向於敦勉之後予之日夕跂佇亦

已久矣而今見來章又復辭巽一向浼浼爾果有難進之義諦而然乎以學術則傳家是承以操履則爲世所推爾於此猶復逡巡是豈予所望於爾者乎顧今國事非直可憂而已則予之必欲致爾者爾亦豈無所深諒也從近登塗左右予匡弼予以副予側席之意

祭酒宋來熙陳勉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自敷心腹之諭凝佇日深及見卿章一向浼浼悵失無比士之爲學非獨善其身將以導其君而庇其民也况卿以卿家之人寧無意

於當世哉今以勉學之事言之惓惓忠愛出於懇
悃雖予否德可不服膺亞卿特授卽禮遇之意也
何用辭爲水部之銜業已變通而至若泮銜捨卿
伊誰卿其幡然回心剋日登途出入講筵以匡予
不逮焉

右議政趙斗淳陳勉筵奏批

顧今悠悠萬事莫過於實之一字故所以有日前
下教矣因此而有所申誥者誠實立根基剛毅振
紀綱宏遠定規模嚴重尊體統卽廟堂之責也道
臣承流宣化守令分憂百里生民休戚專係於此

可不慎擇矣乎此則銓家之責也翁受敷施禮遇
朝臣至於宦官宮妾母啓寵母納侮卽予之責也
同寅協恭交修不逮卽所區區之望今若下不畏
上上不信下則可乎否乎在廷臣隣咸須知悉

領議政金左根復拜相辭職疏批

戊午

省疏具悉卿懇保邦安民之爲 聖母遺訓既有
所承聆於昔日者則以卿國耳公耳斷斷之忱誠
乃反雍容辭巽頓無直前擔夯底意其於追先報
今之義得不有可議者乎卿若以爲不可於是任
則誰其可者卿之才識不逮歟器量不弘歟聲望

不洽歟卿雖欲退然不自居日章之美塗人耳目有不可得以揜之也顧今民憂國計果何等時也上之必致下之必膺又是不可已之時也所以扶顛持傾與卿籌之回否爲泰與卿圖之措國勢於泰山磐石之安此非做不去而行不得之事則予之所望於卿亦安得不厚且大矣乎傾注之深懸企益切卿其諒之卿其諒之

左議政趙斗淳乞免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見今國勢之岌業民生之困瘁朝象之泮渙果如何時也顧予否德無足以鎮定而

奠安之惟二三大臣是倚是仗天眷吾東元良載誕匕鬯有主宗祏增鞏君臣上下正宜奮發淬礪迓續景命而輔相之地遽徹辭巽之章愕眙失圖不知爲情以卿體國之誠恐不當浼浼於今日也卿須念予寄畀之切仰成之渙與元輔益勉寅協之義弘濟時艱

判府事金興根乞致仕疏批

已未

省疏具悉卿懇肆予寡昧叨承丕基所以依賴仰成者寔惟曰老成大臣而顧今國計民心如水益下岌岌有危乎殆哉之憂如卿德望如卿學術坐

鎮囂俗弘濟時艱得不妥當於追先報今之義而
今此告退之章自不覺愕爾失圖矣况我元良篤
生萬億維休上下同慶大小延頸以卿斷斷向國
之誠豈可以此時而有此言乎卿之請休不過是
病患二字也卿之精力尙強聰明無減善加調攝
自當遄復不可以一时无妄之祟作爲必退乃已
之端也審矣須以小子之望於卿者答予至意亟
斷來章毋孤倚毗

領議政金左根乞免疏批二首

省疏具悉卿懇惓予含恤歲且二周矣治法政謨

大去處國計民事大托付蚤夜憂遑常恐不克負
荷幸賴經術如卿德望如卿式至今彌綸匡濟之
矣日前前席之懇已是萬萬意慮之外而今此異
牘尤非所望於卿者也卿試思之今果何如日也
以卿處地雖不在其位固當儘力做去如救焚拯
溺之爲况旣居可爲之地便欲奉身而退者推諸
事理無有是處而亦我元良之衣尺已若干長矣
天命之眷顧方新人心之蘄向方切矣以如此時
而有如此言是豈終始相須之義也以卿公耳國
耳斷斷之誠其必有裁度於斯者予何多詰卿其

諒之卿其諒之

省疏具悉卿懇前疏已是萬萬不當之舉前批又
悉萬萬不然之意而今此荐懇尤萬萬不可矣卿
所謂將此莫重之任讓與賢德云者予有所可復
之辭矣夫以此任之爲莫重也故予之畀付者以
卿賢德也世之想望者亦以卿賢德也而卿乃退
托不居異讓爲事其於民國大計將何所依賴乎
然而以卿匡輔之義有不係時任與否則一向相
持反非禮敬之道所辭議政之任不得已今姑勉
副而此豈卿可捨予予可捨卿之時乎實予小子

誠淺禮薄之致自顧慚歎而已卿其體予至意勿
以釋負爲言嘉謨嘉猷出入告予是所區區厚望
也

領議政鄭元容復拜相辭職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卿於輔相之職異讓不居者以其
年齡既高精力已衰而然也第念臥閣論道初非
筋力奔走之事則耆俊在服日贊嘉謨是予所深
幸於卿之年齡雖高而精力未衰也卿於黃閣熙
績孔多遠猶石畫斷是民憂國計則予平日所莊
誦而亦惟予今日所仰成者也顧今鼎席俱曠廟

務多滯萬萬非備例辭異之時予方側席以俟卿
筵朝卿其諒之卿其諒之

領議政鄭元容乞免疏批二首

省疏具悉卿懇日前筵懇已是意慮之外而今此
異牘又何爲而然也卿亦以此時爲何等時也庶
績果墮弛矣兆民亦困瘁矣聰明思慮之所周謨
猷力量之所及予方恃卿而無恐矣若夫講對進
修之無望卽予之責也而尙賴良弼之納約則卿
是其人也儲蓄支調之莫繼亦予之責也而尙賴
碩輔之滋裕則卿是其人也守牧懷保之未盡果

予之責也而尙賴賢佐之彈壓則卿是其人也予
之眷注旣如此卿之擔負又如此則卿之去就豈
不有關於民國興替而乃有此乞解之言乎望卿
諒此至意亟斷來章以副予終始倚毗之心
省疏具悉卿懇向來批旨已悉予不可捨卿之意
意謂卿犖然改圖無孤倚毗之誠今見章牘之再
至實非所望於蹇蹇匪躬之地矣終始辭異者不
過是一身之病而予之蚤夜憂悶者卽惟曰一國
之病也予以醫國之策旣托之卿責之卿矣豈可
袖手傍觀不思所以對證投劑之道乎夫然則之

身之國之間自有輕重之較然著明今以此等時而有此等懇者寧不慨然於卿也且卿之高年康強予所悉也設有一時无妄之祟既非筋力奔走之任則坐鎮可也臥論可也望卿上而匡弼下而彈壓俾我國事其永有賴則臣主之榮公私之幸當復如何予言至此卿庶幾諒之

判府事金興根乞致仕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卿 四朝舊臣也予所以倚仗而仰成以卿訂謨遠猷弘濟時艱端委廊廟績庸茂著者也卿之溥心一力服勞王家亦未嘗以居位

去位有間焉則邇來西樞養閒予意亶在於憫其賢勞而朝野想望廩廩乎朝夕更進矣春初陳懇已是意慮之外今又重言復言有若不得不然者是豈予所望於卿而以卿體國斷斷之誠亦豈忍決然相捨哉年未至而引去者未可謂古無其人而以其人考其時則蓋有形與勢之容或如是而後可者也以卿處地以今時勢施措尙可彌綸底蘊益究展拓此可謂番番之良華首之老則視其去就可占國家之盛衰世道之汚隆藉使卿年至而告退以予倚仗之深仰成之切固不可聽其就

閒况年未至而謝事求之義諦不得其說揆諸時勢無有是理者乎卿之所言者私也予之所挽者公也不待多詰卿必犁然

判府事金興根乞致仕疏批

庚申

省疏具悉卿懇卿是 聖母之所簡拔也寡人之所倚重也邇來樞府養閒已拂加額之情而今茲休致之請又奚爲而至再至三也國計絀矣民憂殷矣尙賴德望如卿經術如卿之左右輔予而予之所仰成者在此卿之所追報者亦在此矣乃以一時無妄之祟遽欲奉身而退者其非究不得而

說不去也乎既有決難捨之意又無必可辭之義卿雖日封十章斷無聽從之理茲用手批卿其諒之

右議政趙斗淳復拜相辭職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日昨之諭已申予爲民國幸之之意卿庶幾諒之矣民生之困苦以卿籌劃而弘濟之國綱之頽隳以卿風裁而振肅之此固昔日已著之績燦然有不可掩者今予必致乃已之計是豈私好於卿也噫今日之卿卽昔日之卿也以昔日之所試試之於今日予於民國事亦復何憂寡

味之交修在此揆地之共貞在此卿勿更事異牘
卽起膺命

左議政朴晦壽乞免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自卿之復入中書予心之克然如
有得者非私好而然也休休有容賴卿而矜式朝
紳斷斷無他賴卿而裨補國事焉而且况予小子
所仰成而圖理者卽惟承弼之臣是倚是毗則予
之托付何如卿之擔負又何如而乃以此時言去
乎至於簿書期會不過是輔相之末務也卿之年
齡雖高精力尙旺設令愆節有所彌畱臥閣論道

綽有餘地則大官去就是何等大關係而殆若有
不容不退之義諦者予實究說不得卿若念及於
此必有公私輕重之別亟斷來章以副至意

備邊司科場申飭草記批

科場嚴考試公然後人才可興士趨可正而近日
則不然每經一番試事輒失中外之望若此不已
國何以爲國乎言念及此良庸寒心爲試官者苟
能一心秉公明白對揚則人才興士趨正不過是
一轉移間事耳今番則姑未知試取之如何而如
是申飭之後若有毫末涉私之入聞者手裏太阿

本自無私矣並施不信王言之律爲先以此措辭
關飭於掌試道臣及北評事處仍令政院招致京
試官於啓板前各別曉諭亦自廟堂面飭以送可
也

右議政趙斗淳乞免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前批已諭予意又何至再不已乎
顧今國計民生之日就泮渙時象朝綱之日以澆
頹卿於前後章奏憂之也深慮之也遠惟其如是
也故所以仰成求助於卿者若是之切矣以卿體
國之誠忍以此時言去乎兼務求免旣甚懇摯矣

軍監提舉今姑勉副卿其諒予至意亟斷來章益
勉輔佐之方

左議政趙斗淳復拜相辭職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卿之辭異專在於病而病非有疾
痛害事之急切著見者則調理而自可勿藥勉強
而亦當無曠予於卿豈無斟量而然也纔解旋授
厥有故事之可按而古之人亦有一疏而出者蓋
時值極艱勢難終免則先國懋實之義自有審裁
故耳卿試思之今誠何等時也上之必致下之必
膺又是不可已之時也卿所以審裁者豈遜於古

人哉傾注之深披露無蘊卿其諒之卿其諒之

左議政趙斗淳乞免疏批

辛酉

省疏具悉卿懇今日國計其無所著手而然乎卿之求去何若是切也綱紀日紊矣賴卿聞望而彈壓之趨向日下矣賴卿學識而挽回之財用日絀矣賴卿才諳而裕足之予之所仰成卿之所自効有如此者予豈可捨卿卿豈可捨予乎然而卿既以實心告予則予不以虛文待之者亦出於禮遇也倚毗之篤何間於釋負乎議政之任今姑勉副此豈爲卿就閒而然也欲遂卿一遞之苦心也進

退亦憂是卿世篤之義卿其益殫匡弼之責俾我民國永有所賴是予區區之望也

左議政朴晦壽復拜相辭職疏批二首

省疏具悉卿懇講學之作撤民生之胥溺百隸之不率八路之同匱貪饕之成俗非獨卿言然也卽予之言而亦予所自憂者也旣知如是爲病則以卿忱誠可以開導之以卿謨猷可以拯濟之以卿威望可以董勵之以卿幹當可以彌綸之以卿雅操可以勸懲之是所謂如是爲藥者也夫以如此之時擔如是之責予不之求卿卿不之助予其將

置國事於何地乎罄悉予衷言不以文望卿犁然用副渴想

省疏具悉卿懇量才授官故予之所以求卿者已試之功也揣分受任故卿之所以助予者已著之績也予之授卿豈可曰虛授卿之受予豈可曰濫受乎夫一船之漏而猶待梢工一屋之壞而必須匠石則民國大去處已非一船一屋之比而况岌岌之憂又不止漏且壞者乎負者之知輕重飲者之知鹹淡理固然矣而若其使之負而使之飲者亦豈全然無斟量而然此予所以知卿而畀卿者

也勿復異讓卽起膺命副予臨軒之想

領議政鄭元容復拜相辭職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感則有動卿言然矣所以感者予之誠禮也所以動者卿之出膺也今焉知感而不知動則向所謂感之者猶有所未盡而然也反躬慚慙繼以憂悶顧今天災示警於上民生倒懸於下風俗紀綱日陷於中譬如洪濤漏船危在頃刻而其任副手之責者何可雍容暇豫視若淺水虛舟乎予之所取於卿亦以閱歷久而智慮周炳幾決疑爲上下所信故耳以若倚毗以若擔負曠日

及聖朝集卷之一百四
三十四
相持退然不自居者實是意慮之外而廊廟久鎖
事務積滯有國無相予亦未之前聞也卿雖以決
去謂出公耳國耳予惟以勉回爲出公耳國耳寤
寐苦心不待敷諭而庶有犁然者矣予言不再卿
其更諒

領議政鄭元容乞免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一籲再籲迄此不已者有甚萬不
獲已而然乎第有一言可復者人家之平日幹事
者爲其主之所倚仗而及夫殷繁焚集之會曰老
曰病逡巡退讓不之直前擔著則其所矐惑將復

如何家常微細而理猶如此况有國重事非特一
人一家之比者乎至若看視之模糊行步之蹒跚
此是老人恆證也卿不必告去予不可許退卿雖
日上十書予則萬萬無聽從之理淡諒苦心亟斷
來章以副委毗之意

左議政趙斗淳復拜相辭職疏批二首

省疏具悉卿懇予既知卿之斷斷卿必體予之眷
眷聞命卽起不屑乎備例之讓矣異章之來猶此
鄭重若將故事之必循乃已更失所圖將何爲計
向來勉副由卿苦懇今茲復授亦予苦心也譬如

良醫副手不容不勞而勞則有之所被者廣故耳
况今國計民產無一可恃青臺之報又在收藏之
月此正君臣上下恐懼修省之會也卿於弘濟之
責雖欲退然不自居其於德量事功之爲朝野所
想望何哉至若障翳之爲祟旣無急切害事之可
言且大官不親細務則何必以此爲辭乎茲不多
詰卿其更諒

省疏具悉卿懇君臣之間貴相知心遇災警懼宵
旰求助卿旣先獲我心矣承佐之惟其人乃克有
濟此予所以渴望于卿期欲致卿者也雍容暇豫

循常蹈舊之萬萬非其時則無其說而強爲之說
徒煩往來之禮是豈予眷注之意而亦豈卿經世
宰物國耳公耳之宿志也哉蘊抱之展施君子攸
願也付畀之對揚人臣常節也托之以股肱效之
以心膂者此誠公私兩榮家國有光之會也且容
使有期廟務不容少緩賓筵諮訪視卿駕屨卽起
膺命聽予前席多詰

領議政鄭元容復拜相辭職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予之倚毗何如卿之擔負何如忍
於此時而有此言乎顧今民國岌岌之勢累卵危

棋之不足喻其急焉則賴卿德望而可以鎮安之也賴卿學識而可以彌綸之也而異牘之至再至三奚爲而然也予之挽卿非不切摯卿之辭予若是勤懇上下相持徒事敦迫亦非敬禮之道也所辭元輔之任嘗藥之銜不得已今姑勉副卿勿以釋負爲心嘉謨昌言規予警予則予雖許卿而畱卿也卿雖辭予而膺予也以卿斷斷忠愛之誠必不以時原任而有所間也

領議政金左根復拜相辭職疏批二首

省疏具悉卿懇再宣披露之諭顯企幡改之圖際

見來章何不見諒之甚也卿以奕棋蒔藝喻有國置相嗚呼此是梓人之道類於相之義也夫小技而專業則能焉薄術而勤事則工焉顧今國勢之岌岌危如奕棋矣辨方罨布黑白非卿之業乎民生之培養急於蒔藝矣解根葉植燥濕非卿之事乎此予所以一畀再畀而不可已者也賴卿輔予賴卿弼予使予奮發大有爲之志善政德音浹洽于下則卿之職其真在此而不在他也卿須即日出膺以副朝野之望

省疏具悉卿懇今日之卿卽昔者之卿而國勢之

岌巖不翅如傾楫弊轍矣昔卿之所以理所以繕者其曰不能於今日云爾則將孰信諸卿若一出而納誨設箴惟講學可無寒曝矣卿若一出而發慮制憲惟民生可奠衽席矣法之日隳而卿可以振之財之已蹶而卿可以裕之凡諸此類責卿望卿而期欲致卿者也至於堯舜我君民熙皞驩虞我區宇惟卿忱誠然也才具知識然也百爾思量有可進之義無不可進之說以卿國耳公耳之宿志必有審裁者存更勿辭異用副延佇

副護軍趙秉惠陳勉疏批

壬戌

省疏具悉爾懇凝佇之餘聽我浼浼且悵且慚大失所圖然而滿幅辭旨痛切著明予於此益知爾心得體驗之工矣君德成就繇乎學明天理正人心亦惟繇乎學苟求道德之士捨爾宿學而何哉惟予无妄所祟勿藥告喜今因善端之萌俾有開發之益竊有厚望於爾不在多誥亟回遐心

副司直李敏德辭職疏批

省疏具悉爾懇予所以凝佇者不得不切而爾所以辭異則愈往愈摯此由予誠禮淺薄以致東岡之陂去益浼浼撫躬慚歎大失所圖古所謂真儒

真侍講者爾雖欲讓而不居其於闇然日章之美有不可自揜何哉予於康復之餘善端開發之益實有厚望於如爾宿學爾其出入經席丕贊緝熙之工用副如渴之想

祭酒宋來熙辭職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跂予之餘巽牘此至母或誠淺禮薄不足以勉回遐心而然歟撫躬慚慙靡所止屆顧予乍愆旋和勿藥有喜此正善端開發之會也若其然達之微擴充之道須卿老成宿德之左右予輔導予卿雖欲退然不自有其於輿望之不可

孤何哉成均之任所以處當世之賢者也非爲賁飾儀文而然則卿何庸辭爲慎節非不奉慮而見今日候和暖自當遄復卿其俟間筵朝出入經席副予眷眷之意

領議政金左根乞免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此非卿可去之時而卿之言去如是切摯中流失楫殆不足以喻其急也憂虞溢目呼吸安危卿不可去也處地則肺腑之托重德業則朝野之想望卿不可去也况輔相之重非朝遞暮改之任則卿尤不可去也然而卿必以不可去

者請去則予不可以虛文待之者亦出於禮遇也
倚毗之篤擔負之隆夫何間於居位去位乎元輔
之銜不得已今姑許副諒予至意告予嘉謨嘉猷
俾予民國永永有賴是所區區之望也

副護軍李晚運等聯疏批

省疏具悉近日民擾嶺外人士亦必憂歎之矣今
若謂之主論習熟云爾則將孰信諸戒諭鄉坊立
紀綱正名分使蚩蚩之氓各安其業者此固縉紳
章甫之責也然則今日急務在此而不在彼人之
爲言亦何必嘵嘵分疏爲也

左議政趙斗淳乞免疏批三首

省疏具悉卿懇卿之言去奚爲而至也廊廟之許
大擔負姑無論已顧今三政矯揉之策旣開局而
講究之矣此誠民國安危所關係而以卿材猷以
卿學術不之勇往直前有若逡巡退讓者然是豈
所望於卿者哉毫釐丈引之不及計矣畎澮播植
之不及程矣則事與不事功與不功論之亦無暇
矣大更張大通變之就決於立談之頃古有是否
倚卿也切賴卿也厚與二三大臣寅協共貞弘濟
時艱是予區區之望也卿雖日封十章斷斷無聽

從之理卿其諒之卿其諒之

省疏具悉卿懇卿之所憂在乎一身予之所憂在乎一國小大輕重不待智者而較然明甚則尚賴卿殫誠竭力蓼朮以補益之鍼熯以疏理之將此醫身之方做彼醫國之功而奈之何逡巡退讓有若著手不得者然是豈所望於平日者乎且今大可憂去處已非卿疾可憂之比矣不憂所當憂而反憂不當憂則國計民命其究也將何居知進而不知退者夷險燥濕之卿所不避也許進而不許退者文學德望之予所不捨也卿雖屢說不一說

予則無聽從之理亟斷來章用副區區

省疏具悉卿懇民國事計之板蕩焉岌巖焉不啻如漏船欹器之危乎殆哉而騷訛迭作災眚荐臻凡厥彌綸經濟得有今日者所以賴卿之厚而倚卿之切矣卿之邇來衰邁未始不由於勞心勞力而然則非謂卿可強而曰不可強矣誠以卿已試已驗之斷斷誠忱其有以不可強而猶可強故耳予則謂卿之此去大有關於安危去處而卿則以一個病字爲必去之實際上下相持徒損敬禮者亦非予終始倚毗之義也所辭議政之銜不得已

今姑勉副若其嘉謨嘉猷之輔予導予必不以時
原任而有所間焉保民安國永有所賴予有深望
於卿矣

領議政鄭元容復拜相辭職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卿之尙滯鄉廬何爲其然也古人
有身在畎畝寤寐朝廷者以卿憂愛之誠豈無耿
結之心乎凡人之以年爲引者槩因衰邁而然而
卿之神識不逮歟精力不及歟周旋則班行之所
聳瞻也奏對則筵席之所傾聽也存中發外之不
可得以揜之也有如此者今卿之赳赳逡巡予誠

左右究而無其說矣予於昨年勉副之批有曰卿
雖辭予而膺予予雖許卿而畱卿卿其記有之否
夫許之於昔者今日所以畱之也辭之於前者後
日所以膺之也其許其畱其辭其膺未嘗有一定
不易之理則予之畱卿卿之膺予亦不待兩言而
決矣傾注之渙言不以文須悉此意毋俟駕屨

領議政鄭元容乞免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言老言退卿言雖重複矣聰明知
慮之無減則不當言老也治亂安危之攸係則不
可言退也今予之言非私伊公而不惟予言之是

實抑亦國言之爲然以卿深憂長慮泮渙如此時艱虞如此時而忍復有如此言乎予於向筵以周家君臣爲喻卿庶幾諒予苦心體予至意而顧今陽和布澤寶籙益衍天命之眷顧方新人心之蘄向且切此正上下交勉奮發有爲之會也左右王室保守我無疆曆服望卿也深責卿也厚卿雖言老言退日煩十牘予言不再卿其諒之

領議政鄭元容乞免疏批

癸亥

省疏具悉卿懇國勢之措諸磐泰卽惟曰相得其人矣八域黎庶之引領加額亦惟曰相稱其職矣旣得人旣稱職則嘉謨昌言不於卿責之乎良法美規不於卿望之乎主德之日隆在卿輔導民業之日安在卿拯救至若夾贊共貞豈無其日乎予不多詰卿其諒之

領議政金左根復拜相辭職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昔之乍遞爲卿至懇也今其復授卽予苦心也退而江湖進而廊廟無非卿可憂之日而若其所憂憂予之憂此卿處地然也命令紀綱之有發無振征斂徵索之有加無減誠如卿言而卽民國事計大去處也已發而未振者卿可以

振之矣已加而未減者卿可以減之矣此在卿一出以後事加之以大擔負責之以大期望非卿莫可庸詎已乎濟艱匡危予有所恃經世宰物卿惟自任左右王室保守我無疆曆服則其與晚暮林樊之逍遙自適公私得失果何居可紀之績不可終捨之實驗毋曰阿好自有具眼此所以注意於卿托心於卿者也卿其體予卽起膺命

左議政趙斗淳辭職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惟卿改圖予日望之黃閣應文又煩琅函何卿之過自謙抑如是也今日此舉自有

審裁者存誠以今日之事非卿莫辦今日之勢非卿莫回故耳學術而本乎經傳才猷而綜於物理此卿莫揜之美旣驗之績也張公道解民愠肅綱維清化理非卿之責而孰之可能至於視官所崇自是暮年例證而經邦論道旣非筋力奔走之地則有何所妨而因此爲辭乎元輔行將筵朝爲國事萬萬可幸卿須諒此卽日幡然交須夾輔弘濟時艱

知事金炳國請上 大王大妃殿 王大妃

殿尊號疏批

省疏具悉予於夏間未嘗不與卿等自內爛議而莫重典禮不敢遽斷未及並舉於其時恆切悵悚今見卿疏援引故事俾予繼述有所誠禮無缺實庸欽歎今當詢問于大臣矣卿其諒之

三政揀弊策題

壬戌

王若曰有國之大政厥目有三曰田賦也曰軍籍也曰還穀也三政之設初豈非經國理民之大柄歟唐虞三代尚矣無論中國歷朝規矱頓異今當剝膚之憂奚暇遠引博援支離其說乎本朝開國近五百年凡所規劃無非良法美制以言乎田賦

則改量之限其歲二十土年之分厥等六九改量不舉分等無別自何時而然歟以言乎軍籍則五衛之制廢而三營設上番之規弛而收布始其沿革得失可得以詳言歟以言乎還穀則自羅濟以來已有之其始未嘗非先王省助之義西京賑貸之政取耗補用固出於不得已之政仍作經費亦有古制之可援歟予非欲廣訪典攷困人於觚墨之間使爲誇詡淹較藝術之意也不詳悉源委毋以設矯抹之方故略舉其槩而詢之以予所識先爲披露國初三政本是爲國爲民而設田不收賦

軍不衛邦穀不議賑而能成國者未之有也國不成國民將疇依然則三政不理其責在於君國子民之地法久弊生終古已然今日三政可謂弊到劇處矣豪勢兼並而經界紊矣狡黠逃竄而尺籍虛矣奸猾舞弄而糴法壞矣民不堪命國將隨傾猶復佻泄不思矯革豈窮則變變則通之義也予欲從頭釐革之不患無說經界紊則將改量而均齊之矣尺籍虛則將查括而填充之矣糴法壞則將蠲蕩而寬紓之矣揀正之道不外於是第念此舉左右掣礙做說矛盾苟欲改量先務得人次又

辦財人才已不逮古而財力從何辦多苟欲查丁宜刷冒稱之幼學又罷投托之閑丁括簽之際易致混淆苟欲蠲還漢家之常平隋氏之義倉皆爲良規取耗穀作經費匪今斯今此非予匪頒好用宮室宴樂之費卽是京司外營日支月給之需蠲之固快又將奚取而以給其代歟旣不能罷又不能揀其將束手以坐翹視民國之胥胥于危歟嗚呼予以寡德承 祖宗遺大投艱之緒忍見 祖宗赤子日趨溝壑中夜繞壁錦玉何安民存然後國可存國存然後家可存今日廷臣念之及此豈

又聖祖集卷之一百四
四十六
無惕然興歎汪然流涕者乎子大夫子諸生必有
素講于心抹弊之方其各無隱悉陳于策予將親
覽焉

判敦寧正文公金洙根畫像贊

博厚氣像灑落襟宇不見運動功利斯普

永恩府院君金汶根畫像贊二首

謹慎儉約無小無大國耳公耳存中發外
忠貞詩禮懿是家聲乃心王室乃弟乃兄

判府事金左根畫像贊

藹然祥和濟以公明維績維庸同我太平

梅花贊

梅花爾何獨將春候而開花於雪中歟欲開花於
雪中亂人之眼歟非亂人之眼也抑爾之時自主
於百花之先歟何以先於百花也聚四時之氣以
發其精華於冬歟

言行銘

行顧言言不可不信言顧行行不可不慎

列聖御製卷之一百四

奉

教校正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中樞府事原任 奎章閣提學臣鄭元容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敦寧府事致仕奉 朝賀原任 奎章閣提學臣金興根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敦寧府事原任 奎章閣提學臣金左根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議政府領議贊領經筵之館藝館春秋館觀象館實錄館奎章閣提學臣趙斗淳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行判敦寧府事原任 奎章閣提學臣李景在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兼領 經筵事監春秋館事原任 奎章閣提學臣李裕元

輔國崇祿大夫行議政府參政兼判書 經筵旨講官知 實錄事原任 奎章閣提學臣金炳冀

輔國崇祿大夫行判敦寧府事致仕奉 朝賀原任 奎章閣提學臣尹定鉉

輔國崇祿大夫行判中樞府事兼書判書 經筵日講官知 實錄事 奎章閣提學 臣金炳國
崇祿大夫行判中樞府事兼 經筵日講官知 實錄事原任 奎章閣提學 臣金輔根
崇祿大夫判敦寧府事兼 經筵日講官知 實錄事 奎章閣提學 臣金學性
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贊成兼判義禁府事 經筵日講官知 實錄事原任 奎章閣提學 臣鄭基世
崇祿大夫行判書兼知 經筵春秋館事 弘文館提學原任 奎章閣直提學 臣金大根
正憲大夫議府左參贊兼 經筵日講官知 實錄事 弘文館提學原任 奎章閣直提學 臣李 埈
正憲大夫行判書兼知 經筵 實錄事 弘文館提學原任 奎章閣直提學 臣曹錫雨
正憲大夫漢城府判尹兼知 經筵春秋館 實錄事 藝文館提學原任 奎章閣直提學 臣金炳德
資憲大夫禮曹判書兼知 經筵 實錄事 弘文館提學原任 奎章閣直提學 臣申錫禧
資憲大夫知中樞府事兼知 經筵春秋館事原任 奎章閣直提學 臣金炳滄

嘉善大夫曹參判兼同知 經筵春秋館成均館 實錄事原任 奎章閣直提學 臣金輔鉉
嘉善大夫禮曹參判兼同知 經筵春秋館成均館 實錄事原任 奎章閣直提學 臣金炳地
嘉善大夫漢城府右尹兼同知 經筵春秋館成均館事原任 奎章閣待教 臣尹滋惠
嘉善大夫禮曹參判兼同知 經筵春秋館 實錄事原任 奎章閣待教 臣趙秉協
嘉善大夫吏曹參判兼宗簿同知 經筵春秋館成均館 實錄事 奎章閣直提學 臣李載元
嘉善大夫刑曹參判兼同知 經筵春秋館事原任 奎章閣待教 臣趙鳳夏
通政大夫弘文館副提學兼 經筵參贊 春秋館修撰 原任 奎章閣直閣 臣李淳翼
通政大夫工曹參議原任 奎章閣待教 知製 教 臣徐相翊
通政大夫吏曹參議 奎章閣檢校待教 知製 教 臣閔奎鎬
通政大夫承政院右承旨兼 經筵參贊 春秋館修撰 奎章閣檢校待教 知製 教 臣鄭範朝

通政大夫成均館大司成兼 實錄修撰官 奎章閣檢校待教知製 教臣趙成夏
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兼 經筵參贊管春秋館修撰管 奎章閣檢校待教知製 教臣趙寧夏
通政大夫承政院右承旨兼 經筵參贊管春秋館修撰管 奎章閣檢校待教知製 教臣李載冕
通政大夫承政院同承旨兼 經筵參贊管春秋館修撰管 奎章閣檢校待教知製 教臣洪承億
通訓大夫承政院副應教兼 經筵侍講管春秋館修撰管 實錄記注管 奎章閣檢校待教知製 教臣李世用

奉

教監印

宣略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 奎章閣兼檢書官臣安季良
宣略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 奎章閣兼檢書官臣柳 暉
宣略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 奎章閣兼檢書官臣權詰仁

効力副尉龍驤衛副司勇 奎章閣檢書官臣鄭日愚
効力副尉龍驤衛副司勇 奎章閣檢書官臣丁大英



